

少年悬疑探案小说

丁勤政 著



吹着口哨去探案 四个侦探一条狗



群众出版社

少年悬疑探案小说



丁勤政 著

吹着口哨去探案 四个侦探一条狗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吹着口哨去探案 / 丁勤政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014-4158-7

I. 吹… II. 丁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探案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8169 号

吹着口哨去探案

著 者: 丁勤政

责任编辑: 连玉泉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10.125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158-7 / I · 1708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内 容 简 介

《吹着口哨去探案》

暑假到了，沈小伞不仅学会了吹口哨，还终于像丁丁那样拥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小狗狗。从此，沈小伞就和小狗狗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。过了没几天，爸爸工作的那个邮局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，公安局悬赏十万征求线索。沈小伞瞒着父母，带着心爱的小狗狗，展开了明查暗访……

《四个侦探一只狗》

搬家了，沈小伞会结识怎样的新朋友？新成立的轮滑侦探队为何矛盾重重？沈小伞陪着邻楼女孩离家出走，乘着偷来的小船儿顺水飘流，他们会漂到什么地方去？会有怎样欢乐和凶险在前方等待他们？四个小侦探是如何将会武功的逃犯轻松制服的？传家宝，武林高手，三百年悬案，无人知晓的深山秘穴，神奇的崂山道士传说，缘缘跟警犬的对峙……

精彩纷呈的故事在等待着你，快打开这本书吧！

目 录

吹着口哨去探案	(1)
四个侦探一只狗	(161)

吹着口哨去探案





我叫沈小伞，像我老爸一样，是个超级丁丁迷。

我有好多外号，数都数不过来——

妈妈叫我“小破伞”。

爸爸叫我“小伞兵”。

老蒲叫我“小伞子”。至于谁是老蒲，您很快就会知道啦。

在学校里，同学们经常叫我“小飞伞”、“晴雨伞”，有时候生气了也叫我“修伞匠”、“降落伞”……

我最得意地事情，就是成功地侦破了一起银行持枪抢劫杀人案，还帮助警察将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。

这件事，还得从这个暑假的第一天说起——

放暑假的第一天，我对妈妈说：“我想要一条小狗！”

准确地说，我很想要一条像白雪一样的小狗：

它身材小巧，通体雪白，眼睛又黑又圆，尖圆的鼻头像黑色纽扣，嘴巴上有长毛，耳朵末端耷拉下来盖住耳朵眼，短尾巴小棒子一样直挺挺地插在屁股上。

它聪明勇敢又可爱，既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的好助手，跟着我到处历险、探案、寻宝，就像白雪跟着丁丁一样！



妈妈说：“养狗？那多麻烦呀，要给它弄吃的，要拉它出去拉屎拉尿！”

“反正现在放暑假了，我去遛狗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妈妈非常生气。“要是小狗咬伤人怎么办？狂犬病是要死人的！”

“可以打疫苗……”

“打你个头，打疫苗不花钱吗？我们又不是有钱人家，你老爸挣的那点钱，还不够家里开销呢！”妈妈越说越委屈，开始数落爸爸，“以前你老爸追我的时候，花言巧语，说什么面包会有的，房子会有的，车子会有的——十多年过去了，他给我什么了？房子有了，年年租的！车子有了，用脚踩的！面包有了，一块钱买四个！人家跟他一般年纪的，天天早茶夜宵，周末一家子开着奔驰宝马去游山玩水打高尔夫！你老爸倒好，骑着个破自行车，不论刮风下雨，走街串巷去送信送报——他脸皮厚，不知羞，我都不好意思见从前的老同学呢……”

“邮递员是很光荣的！”我顶了妈妈一句。

“小破伞，你将来也当破邮递员去吧，没有大志向，甘当小人物，你有什么出息！”妈妈更加气愤了，举起扫帚作势要打我。

“我才不是小人物呢，我将来要像丁丁那样！”我举手护住头。

“小破伞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少跟我说丁丁！”妈妈不买丁丁的账，她手中的扫帚呼啸着拍落在我屁股上，不是很痛，也不是不痛。“丁丁也是小人物，一个破记者，跟你那没出息的破老爸一样四处奔波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“我不许你说丁丁，也不许你说我爸！”我回敬两句，转身



就跑，把妈妈的咒骂和扫帚都抛在身后。

妈妈骂我几句没什么，打我几下也没什么，谁叫我是她生的呢。

我不能容忍的是妈妈瞧不起丁丁。

丁丁虽然只是一个小记者，可他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：丁丁去过世界各地，丁丁从不害怕与任何坏人作斗争，丁丁还登上月球去探险，比阿姆斯特朗要早 16 年！

我也不能容忍妈妈瞧不起我老爸。

我老爸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：他管辖着一大片邮区，他每天要骑着自行车跑六十几公里路，一年下来就是两万公里，两年就可以绕地球一圈。

老爸对我说，地球距离月亮也就三十八万公里多一点，他跑了十几年，邮路加起来足够到月球了！他再跑十几年，跑过的邮路就够从月球回来了！到那个时候，他老人家就要申请退休，带着一條像白雪一样的短毛猎狐梗，骑着自行车到处去看世界……

当然，我妈瞧不起我爸也不是毫无理由的。

我爸额头上皱纹又多又密像搓衣板，脸皮又老又黄像橘子皮，一看就是长年累月风吹雨淋的人，所谓的官相、福相是半点没有。

我爸鼻头扁扁，连鼻孔都是扁的，据我爸自己交代，那是小时候老趴着睡觉造成的恶果。

我爸个子矮矮，跟我妈接吻要踮着脚尖呢——我可不是信口开河，我亲眼见过，还不止一次！为了弥补这个缺憾，我爸当初追我妈的时候，鞋底要钉一层橡胶增加海拔，厚得像唱戏的人穿的木履！

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，我老爸相貌不咋的，又是一个破



邮递员，我妈怎么会看上他呢？要知道，我妈年轻时又苗条又漂亮，有照片为证！当年追求我妈的小伙子加起来有一个排呢……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去问妈妈，妈妈很生气：“你去问你那个破邮递员，他歪头烂眼的，怎么就把我哄到你们沈家来！”

我去问老爸，老爸偷偷笑着告诉我：“那都是丁丁的功劳。”

老爸告诉我，那时候他拥有全套的《丁丁历险记》，总共是46本，都是小学的时候一本一本收集起来的。

当时一根棒冰才2分钱，一本《丁丁历险记》要四角几分钱，抵得过20多支棒冰！按现在每支棒冰1块钱的价格来换算，每本《丁丁历险记》要20多块钱，所以我爸集齐46本《丁丁历险记》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。

有了那套《丁丁历险记》，我爸在小朋友当中就像皇帝一样，哪个惹他生气，他就说：“我不给你看《丁丁历险记》！”

后来我爸长大了，喜欢上我妈，他发现我妈也是一个丁丁迷，就每隔两三天拿一本《丁丁历险记》给我妈换着看。

我妈看着就着迷啦，别的小伙子去，她都不理，只等着我爸到来，从怀中取出《丁丁历险记》，还带着体温呢……嘿嘿，就这样，因为丁丁，我妈和我爸有了共同语言啦……

亲爱的朋友，后来的故事您肯定猜到啦，不等46本《丁丁历险记》看完，我妈已经变成我爸的老婆啦！再后来就有了我沈小伞，要不然，这本书里的故事就不可能发生了……

那套《丁丁历险记》我爸现在还珍藏着呢，有人出价2500元，我爸还不舍得卖，因为那是爱情的见证。

也不知是为什么，自从我知事起，我妈就不喜欢丁丁了，她对我爸也越看越不顺眼——要是我妈还像从前一样喜欢丁丁，我们一家子都是丁丁迷，茶余饭后可以一起聊丁丁，那多开心啊！



可是现在，我一说了丁丁我妈就来气……

来到街上，我顿时觉得这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烧烤箱。只不过街头的烧烤箱是从下方生火，世界这个烧烤箱热力来自头顶上那枚白得耀眼的太阳！

炽热的光线射在裸露的皮肤上火辣辣地痛，像无数烧红的钢针在扎着皮肤。水泥路面像烙烧饼的铁盘一样，烙得鞋底都快冒烟了。

这个暑假真是太热啦。

要是科学家们能够控制太阳的燃烧功率就好了，就可以把多余的热量分一半给冬天！

出门的人很少，街上空荡荡的。我游荡一阵，无处可去，就去邮局。

邮局的分工很有意思，女的都在营业厅上班，男的都在后院上班。

后院要从营业厅旁边那一道白天永不关闭的大铁门进去。进去就是一条绿色长廊：

长廊上方爬满了葡萄，浓密的枝叶间挂着一串串浆果，可诱人啦！现在葡萄还没有成熟，浆果还是绿绿的、硬硬的、酸酸的，只能引人眼馋，不能给人解馋。

所以我没有在这儿停留，继续往前走。

绿色长廊成“7”字形，它往右一拐，就是一个院子。

院子北边是营业厅，从窗户可以看到营业厅的阿姨们。

院子南边有一间办公室，那是我爸和老蒲处理书信、报刊和快递物品的地方。

老蒲正趴在办公桌上写写算算，他是那么的全神贯注，根本



没有注意到我在门外观察他：

他吹着口哨，非常好听，好像还是国外的曲子呢！邮政系统搞联欢的时候，老蒲的口哨是能出节目的。

他把耳朵当成笔架，一会儿取下铅笔在报纸上写画几下，一会儿又把铅笔别在耳朵上。

他两条腿用脚尖点地，比赛似的颤抖着！

他时而皱眉，时而微笑，时而又鼓起腮帮子，好像在做什么决定——呵呵，老蒲可不是在干什么正经事情，他在研究当天报纸上的彩票信息。

老蒲是一个老彩迷，有十几年“彩龄”了。

这家伙好逸恶劳，老盼着天上掉馅饼，平地起高楼。他辛辛苦苦挣份工资，不是存着攒着，而是赌钱买彩票，从来都是竹篮打水，肉包打狗。

他白天上班吊儿郎当，一到晚上，不是通宵打麻将就是守着电视机研究意甲英超。

这么一个稀里糊涂混日子的男人，哪个女人敢嫁给他呢？

就这么着，老蒲四十岁了还是光棍一个。

看看大好年华错过啦，找老婆是没什么指望啦，老蒲越发的懒散邋遢。他身上的衣服油腻得可以当镜子照了还舍不得换洗，再加上他很少洗澡，头发和脸也是油油的，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偷油虫！

谁若是提醒老蒲：“这件衣服该换洗啦！”老蒲会不紧不慢地拍拍衣服上的灰：“再穿几天，节省洗衣粉！”

我爸经常劝老蒲别买彩票了，好好存些钱，有机会娶个老婆成个家。可是老蒲反过来拿歪道理劝我爸，说什么“2块钱的投入，500万的希望！”“这辈子没指望啦，能不能发财，就看中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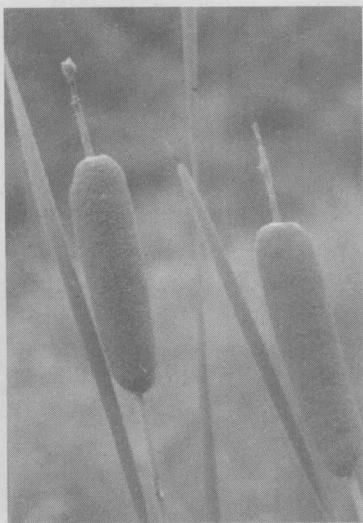
中大奖啦！” “说不定哪天我中了大奖，娶老婆还不是易于反掌？”

唉呀，老蒲真是不可救药了。

不过，老蒲也有好处，那就是对我特别好。

在我面前，老蒲一点大人架子也没有，经常和我称兄道弟。

逢年过节，我过生日，老蒲都会给我准备一份稀奇古怪的小礼物：



一只用牙签筒囚禁起来的蚰蚰，倒牙签的小孔既可当做气孔，又可以给蚰蚰投食。

一付完整的河卵石象棋子，他说是去河边钓鱼顺便捡的——可是我知道，要找三十二枚形状大小差不多的饼形卵石并不容易。

有一次老蒲还送我两根火腿肠，我咬一口，啊呀，满嘴是粉末！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些“火腿肠”是一种植物果实！

老蒲这才幸灾乐祸地说：“谁叫你贪吃呢？小伞子，这是香蒲的果实，名叫蒲棒！可以当蜡烛点的，所以又叫水蜡烛！”

老蒲家里栽着好些香蒲，到了端午节，他就割些香蒲叶子分给单位里的同事，让大家挂在门外，说是可以避邪！

我非常喜欢香蒲的叶片，它们碧绿，狭长，像绿玉雕琢成的长剑！

在这个世界上，老蒲最心痛的人可能就是小伞子了。



老蒲一直想认我做干儿子。

我爸一度还答应了呢！

但我死不答应——认了干爸，我就有两个爸爸，同学们不笑死才怪！

我妈也不答应，她一见老蒲登门就皱眉头，因为老蒲老不换洗衣服，身上有一股刺鼻的怪味。

不过老蒲依然对我百依百顺，他可能盼着哪天我和妈妈回心转意吧？

门都没有！

老蒲发现我脸色沮丧，笑着问：“小伞子，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爸呢？”

“送信去啦，有什么事你跟蒲哥说吧！”

“我……我想要一条小狗！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老蒲把小指插入鼻孔，一边掏鼻屎一边想办法。

老蒲的鼻孔那么大，若是他愿意，整个手指都可以塞进去呢！

“你想要一条什么狗？”

“短毛猎狐梗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短毛猎狐——gěng？”老蒲莫名其妙。

我这才发现自己也说不清那个“梗”字的来历，只好说：“短毛猎狐梗你都不知道？白雪你总该知道吧，白雪就是短毛猎狐梗！”

“白雪？”老蒲更迷惘了。

“就是丁丁那条狗呀！”

“哪个丁丁？”老蒲问了一句，马上自己给出了答案，“我知



道了，你说的是《丁丁历险记》那个丁丁！”

“就是，白雪是丁丁的朋友，它是一条短毛猎狐梗，这种狗能猎狐！”

“gěng 是怎么写的？”

“一个‘木’字旁，一个‘更’！”

“知道知道！我查查字典！”

老蒲从鼻孔中掏出一坨黑乎乎的脏东西，看了好几眼，恋恋不舍地往地上一弹，然后把手在裤子上擦拭几下，去取办公桌里角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那本字典的封面已经不知去向，白皮上乱七八糟地写着电话号码。它放在那儿很久没有挪窝了，一拿开，桌角就出现一块长方方的印迹。

老蒲翻到“梗”字，指着注释给我看：“梗，植物的枝或茎，花梗，荷梗，高粱梗！哪里有什么短毛猎狐梗？！”

“我也说不清楚，不信你打电话问我老爸！”

“就算是外国狗，也应该叫‘垛格’！你以为我不懂英语？”老蒲把 dog 念成了“垛格”，“就算你是对的，字典里都找不到，上哪儿买去？这样吧，小伞子，我们去街上捡一条流浪狗！”

我觉得老蒲这主意不坏，既不用花钱，又可以改变一条流浪狗的悲惨命运，就同意了。

两人走出大铁门，老蒲站住了，他向营业厅那边望望，然后低头打量一下自己，又将我从头看到脚——

他衬衫油兮兮的，长裤皱巴巴的，脚上是一双旧得掉皮的假名牌皮鞋，细心人会发现他没穿袜子。

我一身从上到下都干干净净，就像电视里做洗衣粉广告的小男孩。



两人走在一起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我说：“走啊？怎么不走啦？”

老蒲讪笑着，一脸的难为情：“小伞子，帮蒲哥一个忙行不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买一罐饮料，你替我送给颜阿姨……新来的那个阿姨，也是最漂亮的那个……”

“我知道啦，你想泡她是吧！”

“你不许这样说，颜阿姨会生气的……你就说老同学送给她的，颜阿姨就知道啦……”

来到附近一个小店，老蒲买了一罐水蜜桃汁：“这个给颜阿姨，你喜欢什么自己挑。”

这是劳动所得，我当然毫不客气啦，我挑了一个芝麻脆皮。

营业厅有四个服务窗口：

最西边那个是包裹窗口，潘阿姨负责。挨着是汇兑窗口，林阿姨负责。再挨着是邮政储蓄，颜阿姨负责。最东头还是邮政储蓄，谢阿姨负责。

颜阿姨柜台前倚着一个身材高挑的中年男子，他穿着崭新的衬衫，扎着领带，身边还放着一个公文包。

我以为他办手续哩，想等他走了再去，谁知道他跟颜阿姨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，什么今天天气哈哈，从前同学呱呱……

我听出来了，这人也是颜阿姨的老同学！

难道他也在追求颜阿姨？

我走过去，把饮料放入大理石柜台上传递钱物的那个小凹槽里，故意很大声地说：“颜阿姨，这是老蒲送给你的！”